

杜甫诗中的妇女形象

王 滋 源

杜甫诗中的劳动妇女的形象

杜甫(公元712—770年),他的一生经历了玄宗、肃宗、代宗三朝,经历了大唐帝国从兴盛到衰败的巨大转折,经历了波及大半个中国、历时八年之久的安史之乱,以及异族(吐蕃)的入侵,地方军阀的割据混战……总之,杜甫后半生的大部分时间是在战争和动乱中度过的,他带着妻室儿女颠沛流离,饥寒交迫,他也亲身经历了当时所有劳动人民所遭到的巨大的痛苦和不幸(当然,也有区别。因为杜甫毕竟还是当过小官,还享有一定特权,正如他自己说的“生常免租税,名不隶征伐”)。这就使他这个“奉儒守官”的世家子,在生活上接近了劳动人民,在思想感情上自觉或不自觉地发生了变化,和劳动人民因共患难而同忧乐,再加上他具有民胞物与的人道主义胸怀,所以他总是挥动着强烈的人道主义同情的笔触去写劳动妇女的生活,去塑造她们的形象。在著名的《兵车行》里,诗人写了母亲、妻子送亲人出征,生离死别的惨状:“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耶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接着,诗人写到由于丁壮出征,妇女不得不承担她们力所不能胜任的繁重田间劳动:“纵有健妇把锄犁,禾生垄亩无东西”。从而指出了战争对农业生产的严重破坏。在稍后写的《喜晴》这首诗里也表达了相同的内容:“丈夫则带甲,妇女终在家。力难及黍稷,

待种菜与麻。”妇女力气和经验都不足,种不好大田,只好种点蔬菜 and 麻了。

除了战争给人民,特别是妇女造成的深重的灾难而外,反动统治者对人民的横征暴敛也使人民(包括妇女)喘不过气来。唐初实行租庸调法,征收粟稻绢帛布帛等农民生产的各种实物,极其苛刻严厉。在有名的《奉先咏怀》里,杜甫写道:“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供城阙。”日后,诗人不止一次地揭露统治者无厌的诛求,为被受压迫剥削的农村妇女鸣不平:“哀哀寡妇诛求尽,痛哭秋原何处村?”(《白帝》)“征戍诛求寡妻哭,远客中宵泪霑臆。”(《虎牙行》)诗人也为寡妻的不幸而痛洒同情之泪。在《又呈吴郎》这首诗里,对于一个无儿无食的西邻寡妇更是表现了人道主义的同情。她饥火中烧,于是偷扑诗人院子里枣树上的枣子果腹,诗人从不加以干涉。可是当诗人迁居东屯,将这院子(浣花草堂)借给吴郎寓居时,吴郎却插上疏篱,防备那个偷枣的西邻寡妇,所以杜甫写这首诗去劝他撤掉。诗人写到这个不幸的妇女的穷困也是繁重的租税造成的:“已诉征求穷到骨”。

中国妇女是勇敢勤劳而又善于劳动的,她们有一双巧夺天工的妙手为社会生产各种物质。杜甫在《白丝行》里,在托物寄兴的同时,就生动地描绘了织女的劳动:“缫丝须长不须白,越罗蜀锦金粟尺。象床玉手乱殷红,万草千花动凝碧。已悲素质随时染,裂下鸣机色相射。美人细意熨贴平,裁缝减尽针线

迹。”诗人着重写了白丝织成的锦罗鲜艳照人的色泽，殷红凝碧，万色千花，不但颜色好，而且花样新，制成舞衣，天衣无缝，看不到一丝针线的痕迹。所以舞女在春天穿着这样的舞衣翩翩起舞时，会引起“蛱蝶飞来黄鹂语”，会使观者感到：“落絮游丝亦有情”。而这一切都是织女们纤纤玉手造成的，诗人热情地歌颂了织女们卓越的劳动技巧。

乾元元年六月，在杜甫四十七岁时，他生活上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化，由皇帝近臣左拾遗出为华州司功，也就是从侍奉皇帝到走向人民，这时他的创作便发生了一个飞跃，他的写妇女的诗也发生了一个飞跃，即不只是写她们的生活，同情她们的苦难，而是在诗篇中以她们为中心，塑造她们的形象。这里可以举出三首诗，即《石壕吏》、《新婚别》和《负薪行》。在《石壕吏》中，杜甫塑造了一个平凡而伟大的母亲的高大形象。她为唐王朝反对安禄山叛乱的具有民族性质的爱国战争，献出了三个儿子，其中两个儿子牺牲了，然而酷吏抓壮丁的魔手仍不放过这苦难的一家，还要来抓她垂老的丈夫。为了掩护丈夫和儿媳，她挺身而出独自来应付抓壮丁的酷吏。在她苦苦哀求无效之后，勇敢地提出自己到河阳前线去当一名炊事兵，为战士们备晨炊，最后，酷吏终于把她带走了。诗人成功地运用白描手法、环境气氛的烘托和带有戏剧性的场面，歌颂了这位普通母亲的爱国主义和自我牺牲精神，同时也对唐王朝腐败的差役制度提出了控诉。

《新婚别》中塑造的妇女形象是一位刚刚结婚的新娘子，头天晚上结婚，第二天清晨丈夫便踏上征途走了。诗人通过女主人公向新婚丈夫的话别，精心提炼富有典型特征的语言，鞭辟入里地揭示了她那复杂、矛盾、惶遽而又十分美好的精神世界。她对“暮婚晨告别”这分离的“匆忙”感到惶惑失措，悲愤填膺，对日后如何与翁姑相处顾虑重重，考虑到丈夫此去凶多吉少更是沉痛万分。在

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她横下一条心要和丈夫一道参军，但转念一想，又悟出，这在当时是行不通的。最后，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思想感情来了个大转折，大飞跃，鼓励丈夫“勿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而且提出“罗襦不复施，对君洗红妆”，表示对他的永恒的忠诚。和上面那位老年母亲不同，她的爱国主义精神表现在明达事理和高度的自我克制上。

以上这两首诗，都从战争带给人们的苦难这一角度塑造了一老一少平民妇女的形象。《垂老别》中那位老妇人的形象，不如她们丰满（主要是写她那垂老去从军的丈夫，而且是从她的丈夫的角度写的），然而她那更为悲惨的命运，依然跃然纸上：“老妻卧路啼，岁暮衣裳单。孰知是死别，且复伤其寒。此去必不归，还闻劝加餐。”在丈夫从军出发时，这位衣裳单薄的老年妇女无力地倒在路边悲啼，和她丈夫诀别。但这对患难与共的老年夫妇还相互怜惜，一个为老妻衣服单薄而伤心；一个还劝他努力加餐，保重身体，诗人写出了这种绝望中的希望，更是感人至深！

战争带给劳动妇女的苦难是广泛而深远的，是多方面的。除了亲人被征调出征这一直接打击外，还受到外敌掠夺，乱兵摧残等等灾难。对此，杜甫在诗中也有所反映。如在《大麦行》这首诗里，诗人写道：“大麦干枯小麦黄”，诗一开头写到大麦小麦都已黄熟，等待开镰收割了，然而代替这欢乐的麦收场面的却是“妇女行泣夫走藏”，妇女边走边哭，丈夫躲起来了。为什么？因为少数民族胡与羌的队伍凭借武力来抢收麦子“问谁腰镰胡与羌”，妇女们丝毫不顾受侮辱的危险，跟在掠夺者的后面，且走且哭，要求给她们留下一点，不要抢光。这是一幅多么悲惨的生活画面啊！

然而，时当带给妇女灾难的，不只是少数民族的掠夺队伍，还有那些纪律不好的官兵，请看下面两绝句：

“前年渝州杀刺史，今年开州杀刺史。群盗相随剧虎狼，食人更肯留妻子。”这伙无视

法纪，动不动杀掉地方行政长官的军阀们，比虎狼还利害，吞噬了平民，但要留下妻子，为什么，自然是为了供他们淫乐。“殿前兵马虽骁勇，纵暴略与羌浑同。闻道杀人汉水上，妇女多在官军中。”殿前兵马指的是太监鱼朝恩率领的御林军，他们之残暴不下于外来的掠夺者，把男人都杀死在汉水上，却把大量的妇女留在军中供他们玩乐。诗人在诗中对妇女的灾难寄予了多么深的同情啊！

诗人晚年还写了一个采蕨女的不幸遭遇：“石间采蕨女，鬻市输官曹。丈夫死百役，暮返空村号”。丈夫死于劳役，妻子靠出卖自己采蕨的微薄收入糊口，还得交纳官税。白天纳了官税，晚上回到空落落的村子一无所有，只有号咷大哭，简直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这是什么世道啊！接着诗人对这种惨绝人寰的现象作了分析：“闻见事略同，刻剥及锥刀，贵人岂不仁，视汝如莠蒿。索钱多门户，丧乱纷嗷嗷。奈何酷吏徒，渔夺成逋逃。”诗人一针见血地指出，造成那位采蕨女的不幸是由于“索钱多门户”：皇帝老官要收税，酷吏要从中渔夺，而视平民如莠蒿的“贵人”（地主）还要收租。即使丈夫已死于劳役，当寡妇的妻子采蕨卖也得完税。这样无告的寡妇出路何在呢？除了默默忍受，恐怕就得遁逃了。但是，天下老鸹一般黑，哪里都是这样，逃又逃向何方呢？诗人已经感到“闻见事略同”，可见这不是个别的例子，而是相当普遍的现象了。

杜甫诗中的贵族妇女形象

关于贵族妇女，杜甫写得不多，主要集中在当时炙手可热、势倾朝野的杨家姐妹身上除了专门写杨贵妃的而外，还写了两首诗，一首是《丽人行》，一首是《虢国夫人》。为了理解这两首诗，简要介绍一点史实是必要的。唐玄宗天宝七年，“以贵妃姊适崔氏者为韩国夫人，适裴氏者为虢国夫人，适柳氏者为秦国夫人。三人皆有才色，上呼之为姨，

出入宫掖，并承恩泽，势倾天下。”①除了这三位姐姐，加上从兄杨钊、杨琦这五家成为权倾一时的新贵，以后又加上杨国忠，声势更加喧赫，“四方赂遗，辐凑其门，惟恐居后，朝夕若市。”他们囊括了大量金钱，于是“竞开第舍，极其壮丽，一堂之费，动踰千万，既成，见他人有胜己者，辄毁而改为。”②虢国夫人还霸占韦嗣立住宅，撤去旧屋，改修新的府第。他们过着花天酒地，声色狗马的生活。在一次夜游中，这五家新贵的仆从因争路和广平公主从者发生冲突，杨门豪奴竟挥鞭把公主打下马来，连驸马爷也挨了几鞭子。杨国忠和虢国夫人在私生活上还不清不白，他们“居第相邻，昼夜往来，无复期度，或并轡走马入朝，不施幃幕，道路为之掩目。”③一次，“三夫人将从车驾幸清华宫，会于国忠第，车马仆从，充溢数坊，锦绣珠玉，鲜华夺目。……杨氏五家，队各为一色衣以相别，五家合队，粲若云锦，国忠仍以剑南旌节引于其前。”④

杜甫的《丽人行》，写的就是这帮权贵们三月三日在长安近郊曲江春游的事。杜甫极其真实地再现了她们的冶游生活。这首有名的七言古诗，分为三段。第一段只是泛泛地描写春日郊游曲江的众多贵族妇女们，着意刻画她们体态之美“态浓意远淑且真，肌理细腻骨肉匀”，和服饰之盛，“绣罗衣裳照暮春，蹙金孔雀银麒麟”。头上何所有？“翠微郇叶垂鬓唇”；背后何所见？“珠压腰褭稳称身”。这里写的是所有在曲江的满身珠光宝气的盛妆贵族妇女们，自然也包括杨家三姐妹，即韩国、虢国、秦国三夫人在内。接着第二段便对她们豪华的筵席作了突出描写，“就中云幕椒房亲，赐名大国虢与秦。紫驼之峰出翠釜，水精之盘升素鳞”。翠绿色的锅所做出的名菜驼峰羹，精美的水晶盘盛着白色的鱼（也是名菜）都陈列案上，但是这帮贵妇人却“犀箸厌饫久未下”，玉手拿着犀牛角制的筷子迟迟不下，原来她们对这些山珍海味已经

跃跃了(饱足)了,于是厨师们白忙了一阵子,“鸾刀缕切空纷纭”了。然而,皇帝老官还要来凑趣,“黄门飞鞚不动尘,御厨络绎送八珍”,太监们飞马驰过一尘不染的大道,陆续送来御厨给她们准备的各种珍贵食品(八珍)。在她们宴会进行的时候,还奏着乐,“箫鼓哀吟感鬼神”,宾从之多竟把一条要道塞满了,“宾从杂遝实要津”。

最后一段写杨国忠赴宴来迟,突出写他的骄横和无耻,暗示他和虢国夫人的暧昧关系,“后来鞍马何逡巡:当轩下马入锦茵!杨花雪落复白萍,青鸟飞去衔红巾。炙手可热势绝伦,慎莫近前丞相嗔!”作者巧妙地用青鸟衔红巾来暗示杨国忠与虢国夫人不正常的关系,同时指出,虽然宾从如云,然而在她们的锦茵、大摆筵席的小轩里,却只有这几个狗男女在里面寻欢作乐、闲人不敢接近,围观。只见杨花飘落在水池里的白萍上,青鸟衔着贵妇人用的红巾飞去了,写出闹中有静,笔力奇峻。最后,诗人意味深长地警告人们,注意不要近前啊,当心丞相要大发雷霆哩!联系上面“青鸟红巾”句来考查,这中间是含有深意的。

诗人不着一字议论,纯用白描手法,然而却对杨国忠和这帮贵妇人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尖锐的嘲讽。

因为虢国夫人是杨氏三姐妹中最骄横无耻的,所以诗人还专门写了一首七绝来讽刺她,还是用的白描手法:“虢国夫人承主恩,平明上马入宫门。却嫌脂粉污颜色,淡扫蛾眉朝至尊。”仇兆鳌在指出这首诗讽刺微婉之后,作了如下分析:“曰虢国,滥封号也;曰承恩,宠女谒也;曰平明上马,不避人目也;曰淡扫蛾眉,妖姿取媚也;曰入门朝尊,出入无度也;当时浊乱宫闱如此……”这分析基本上是正确的,只是把入门朝尊理解为出入无度是不够准确的,“平明上马入宫门”同时亦含有出入无度之意。“朝至尊”这句诗实际上是指她和唐玄宗的暧昧关系。

关于风流天子唐玄宗和杨贵妃的爱情关系,特别是杨贵妃赐死马嵬坡一事,唐代诗人写了不少诗,就中白居易的《长恨歌》是很有名的。关于杨妃之死,诗中写道:“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这基本上是符合史实的,据史载,安史之乱时,唐玄宗率领妃嫔亲属仓惶而逃,“至马嵬驿,将士饥疲,皆愤怒,陈玄礼以祸由杨国忠,欲诛之……会吐蕃使者二十余人遮国忠马,诉以无食,国忠未及对,军士呼曰‘国忠与胡虏谋反!’或射之,中鞍。国忠走至西门内,军士追杀之。屠割尸体,以枪揭其首于驿门外,并杀其子户部侍郎暄及韩国、秦国夫人。……军士围驿,上闻喧嘩,问外何事,左右以国忠反对。上杖履出驿门,慰劳军士,令归队,军士不应。上使高力士问之,玄礼对曰:‘国忠谋反,贵妃不应供奉,愿陛下割恩正法!’上曰:‘朕当自处之。入门,倚杖倾首而立。久之,京兆司录韦谔前言曰:‘今众怒难犯,安危在晷刻,愿陛下速决。’因叩头流血。上曰:‘贵妃常居深宫,安知国忠谋反?’高力士曰:‘贵妃诚无罪,然将士已杀国忠,而贵妃在陛下左右,岂敢自安!愿陛下审思之,将士安陛下安矣。’上乃命力士引贵妃于佛堂,缢杀之。……虢国夫人、夫人子裴徽,皆走至陈仓,县令薛景仙帅吏士追捕,诛之。”⑤《资治通鉴》这段记载层次分明,也很生动,活活画出那位风流天子无可奈何、为了自我保全,而不惜牺牲爱妃的遑遑失措的神态。看来,杨国忠和杨家姐妹之被杀,主要不是什么谋反,而是由于平日弄权祸国,骄横过甚,引起了公愤,触怒了群众。六军将领陈玄礼在这中间起了很大作用。杜甫在《北征》一诗中,对陈玄礼这一义举,作了充分肯定:“桓桓陈将军,仗钺奋忠烈。微尔人尽非,于今国犹活。”在这几句诗之前,他还写了这么几句:“忆昨狼狽初,事与古先别。奸臣竟菹醢,同恶随荡析。不闻夏殷衰,中自诛褒妲。周汉获再兴,宣光果明哲。”杜甫

在这里遵循儒家为“尊者讳”的原则，完全为唐玄宗晚年荒淫女色，不理政事，导致破败的罪责开脱，而且还歪曲事实，似乎是他唐玄宗为了国家利益主动诛了杨妃。这表现了杜甫身上庸俗的一方面，而且这几句和后面对陈玄礼的歌颂也是自相矛盾的。

杜甫还有一首专门写杨贵妃的诗，便是《哀江头》。有的研究者，比之为《长恨歌》，并对两诗的优劣进行比较。其实两诗一是叙事，一是抒情，题材不同，不宜对比。杜甫这首诗，是在至德二年春，身陷长安时作。唐时长安曲江乃游览胜地（《丽人行》一诗也是写的这地方），兴建了不少宫殿，唐玄宗经常带杨贵妃到这里游乐。杜甫以强烈的感情色彩，在诗的开头运用今昔对比手法，表现出故宫禾黍的悲愤感情，“少陵野老吞声哭，春日潜行曲江曲。江头宫殿锁千门，细柳新蒲为谁绿”。安禄山已占领了长安，细柳新蒲为谁而绿呢！接着诗人通过回忆，以极简练的手法，概括地写了杨贵妃的一生，只用了一句诗，“昭阳殿里第一人”，写她生前得宠，只用了两句：“忆昔霓旌下南苑，苑中万物生颜色”，写他们游乐时盛况。关于游乐的事，也只选了两个细节，一是贵妃与玄宗同坐一辆马车，一是在辇前的女官（才人）一箭射落飞鸟，引起贵妃一笑。关于马嵬之死，也是用了两句：“明眸皓齿今何在，血污游魂归不得。”作者用昔日之盛和今日之衰的强烈对照来寄托讽喻。如王嗣奭说的：“曲江，帝与妃游幸之所，故有宫殿。而公追溯禄山乱自贵妃，故此诗直述其宠幸之盛，宴游之娱，而终之以‘血污游魂’，所以深刺之也！”

王嗣奭对这首诗的理解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是，杜甫也好，王嗣奭也好，把唐王朝在玄宗晚年衰败的原因，都归结到唐玄宗宠贵妃上，把贵妃作为“乱根”是不正确的。鲁迅先生对此曾痛加驳斥。他说：“我一向不相信昭君出塞会安汉，木兰从军就可以保隋；也不相信姐已亡殷，西施丧吴、杨妃乱

唐的那些古老话。我以为在男权社会里，女人是决不会有这种大力量的，兴亡的责任，都应该男的负。”^①这话是正确的。事实正是如此，唐代衰败的责任，自然主要应由唐玄宗来负。例如他穷兵黩武，横征暴敛，信任奸相李林甫，重用蕃将安禄山等等导致衰败的原因都和杨贵妃联系不上。晚年因宠杨贵妃而荒于政事，杨氏兄弟姐妹用事，专横跋扈，骄奢淫佚等，自然也是引起败亡的原因，但不是唯一的，而这些坏事的根子还是在唐玄宗身上。另一方面，对当时最高统治者荒淫无耻的冶游生活的揭露，则是正确的。杜甫还抓住从广东用驿马为杨贵妃运鲜荔枝这件劳民伤财的事，反复进行揭露和讽刺，在《病桔》里，诗人写道：“忆昔南海使，奔腾献荔枝，百马死山谷，到今耆旧悲。”在以后写的题为《解闷》十二首组诗（七绝）里，诗人用了四首诗，专门写为杨贵妃运荔枝的事，最后一首诗，杜甫指摘唐玄宗不注意征召边远地区人材，让他们默默老死“云壑布衣鲙背死”，却只注意从远方运荔枝，只要贵妃需要，劳人害马，亦所不惜“劳人害马翠眉须”。诗人讽喻他好色，不好德，故引起衰败。接着还有《洞房》八首组诗（五律），也涉及到杨贵妃，如《宿昔》一首中“落日留王母，微风倚少儿”便是指的贵妃姐妹，接着写到，“宫中行乐秘，少有外人知”。意思是说，当日宫中荒淫行乐之事，纯保秘密，外人不得而知。总之，杜甫对于杨氏姐妹这帮贵族妇女，在诗里反复进行了揭露和讽刺，和他对劳动妇女的歌颂与同情，恰恰形成鲜明对比。应当说，这是杜诗人民性的一个突出表现。

当然，杜甫并非一概地对贵族妇女都持否定态度，也有歌颂的。如《佳人》一诗，杜甫便塑造了一位贵族妇女的正面形象。其诗如下：

“绝代有佳人，幽居在空谷。自云良家子，零落依草木。关中昔丧败，兄弟遭杀戮。官高何足论，不得收骨肉。世情恶衰歇，万事随转烛。夫婿轻薄

儿，新人美如玉。合婚尚知时，鸳鸯不独宿。但见新人笑，那闻旧人哭？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侍婢卖珠回，牵萝补茅屋。摘花不插鬓，采柏动盈掬。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

战争不但给普通劳动妇女带来灾难，贵族妇女有时也难以幸免。杜甫这首诗便塑造了一个战争受害者的贵族上层妇女形象。她兄弟俱做高官，而在战争中死去，尸骨难收，从此不幸的命运便降落到她身上。在那“世情恶衰歇”的极端势利的旧社会，她的丈夫和《红楼梦》中迎春的丈夫孙绍祖一样，便抛弃了她。她孤苦零丁地和一个旧婢生活在幽谷之中。杜甫正是抓住了这个没落的贵族妇女的特点来加以塑造的。她和《负薪行》中的夔州女子截然不同，虽然穷居幽谷之中，但她还有一个贴身的侍婢为她服役，她不靠劳动，靠变卖旧日首饰（珠子）来维持生计，她虽然被弃而没落了，但仍然坚贞自持，清高自许，具有一定的思想文化修养。过去不少研究者，关于“佳人”是否实有其人展开了争论，或说是寄托（陈沆），或说是写实（仇兆鳌），或则调解二说（黄生）。其实这种争论是没有必要的。因为作家根据“实有其人”塑造形象的时候，总是要把自己的思想情感放进去，二者是并不矛盾的。

杜甫诗中的歌舞伎形象

除劳动妇女和贵族妇女外，杜甫在他的诗里还描写了歌舞伎的形象下面着重谈了《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这首诗，诗的前面有一段颇为别致的序文，并录于下：

大历二年十月十九日，夔州别驾元持宅，见临颖李十二娘舞剑器，壮其蔚跂。问其所师，曰：“余公孙大娘弟子也。”开元五载，余尚童稚，记于郾城，观公孙氏舞剑器、浑脱，浏漓顿挫，独出冠时。自高头宜春、梨园二伎坊内人，洎外供奉，晓是舞者，圣文神武皇帝初，公孙一人而已。玉貌锦衣，况余白首，今兹弟子，亦匪盛颜。既辩其由来，知

波澜莫二。抚事慷慨，聊为《剑器行》。昔者吴人张旭，善草书书贴，数尝于邺县见公孙大娘舞西河剑器，自此草书长进。豪荡感激，即公孙可知矣。

昔有佳人公孙氏，一舞剑器动四方。观者如山色沮丧，天地为之久低昂。燿如羿射九日落，矫如群帝骖龙翔。来如雷霆收震怒，罢如江海凝清光。绛唇珠袖雨寂寞，晚有弟子传芬芳。临颖美人在白帝，妙舞此曲神扬扬。与余问答既有以，感时抚事增惋伤。先帝侍女八千人，公孙剑器初第一。五十年间似反掌，风尘澒洞昏王室。梨园弟子散如烟，女乐余姿映寒日。金粟堆南木已拱，瞿唐石城草萧瑟。玳筵急管曲复终，乐极哀来月东出。老夫不知其所往，足茧荒山转愁寂。

杜甫不以散文见长，但这篇短序颇有韵致，和诗相辅相承，均堪称艺术佳品。

序和诗写了两位出色的舞女，她们是师徒关系。老师叫公孙大娘，学生叫李十二娘，都擅长西河剑器舞，诗里虚和实错落有致，写老师是凭儿时经历的记忆（虚），然而对老师绝妙的舞姿却从观众的反映以及对舞姿的刻划上笔酣墨畅地加以实写。一开头便写公孙舞剑器惊动四方，使如山观众神摇目眩，惊心动魄，似乎感到天地也都在随着她的舞姿而晃动。接着“燿如羿射”四句，诗人通过丰富而美妙的想象，运用颜色、光采、声音、动作为读者再现了公孙氏在舞蹈中所创造出来的艺术世界：剑光燿燿，如九个太阳带着强烈的红光从空中降落；舞步矫捷，如五方上帝驾着飞龙在空中飞翔；起舞时，雷霆平息了震怒结束时，剑光一闪，如同江海凝集着清光。杜甫眼前看到的是学生李十二娘在舞剑（实），然而对她的舞姿则是虚写，只是说她继承了老师的优秀艺术传统（传芬芳），“妙舞此曲神扬扬”等等。

接着诗人感时抚事发了一通感慨。通过唐玄宗大力经营的宜春、梨园这两个伎坊的衰败（梨园弟子散如烟）以及它的艺术尖子公

孙大娘和她的弟子李十二娘的流浪和衰老，反映出时代的动乱之剧烈以及对文化艺术的影响。所以诗人看到这美妙的音乐舞蹈，不禁乐极悲来，散场后，激动地在荒山中徘徊，不知其所往，而且还嫌走得太快了。

王嗣奭在释这首诗时提到：“全是为开元、天宝十五年治乱兴衰而发；不然，一舞女耳，何足摇其笔端哉！”⑥王嗣奭受地主士大夫阶级腐朽的等级观念的束缚，自然看不起舞女，以为值不得“摇其笔端”，其实杜甫伟大之处正是用诗来为这一代舞女立传；诚然，诗中也写了治乱兴衰，但它是通过艺人的命运反映出来的。诗人不但为她立传，还提到向她学习。序中着重指出号称草圣的张旭，他的书法由于从公孙舞姿中受到启发，“自此草书长进”，其实这也是夫子自道。杜甫这些动荡跳跃、凌空腾降的诗句不也正是公孙舞技的反映吗？杜甫看公孙舞剑器时还只有四岁，不难想象，公孙的卓绝技艺，曾经给了儿童时代的杜甫多么大的惊喜和震动，这对唤醒他潜在的艺术天才起了多么大的作用啊，所以他在晚年还带着激动亲切鲜明的回忆儿时这段难以忘怀的经历。冯至同志在《杜甫传》中提到：“他（指杜甫）由于公孙大娘的舞姿，不难在他儿童的幻想里看见凤凰的飞翔，所以他在第二年七岁（时间不准确，应是第四年）起始学诗时，一开首就作了一首歌咏凤凰的诗。”⑦

除此之外，杜甫还有一首写歌女的诗，即《听杨氏歌》。这首诗从艺术质量看不如上一首诗，主要是开阖变化、跳跃飞动不足，然而还是不失为一首有特点的好诗。诗人对杨氏歌唱给予了充分的肯定，称之为“绝代”之歌，有响遏行云之妙。然而在那样一个动

荡不安，人人朝不保夕的时代，文化传统荡然无存，“玉杯久寂寞，金管迷宫微”，天下之人，挣扎在水深火热之中，“愚智心尽死”，所以杨氏美妙凄凉悲哀的音词，虽然也激起愁人的愁情，“老夫悲暮年，壮士泪如水”，但知音是不多，听者昏昏欲睡（寝），而“杨之歌其悲，盖伤世无知音也。”⑧最后诗人对她进行安慰和鼓励，也含有同病相怜之意。因为杜甫在自己晚年也哀叹于“百年歌自苦，未见有知音”。

以上我们粗浅地分析了杜甫关于写妇女的诗篇，内容是比较丰富的。有不少的诗篇从各个侧面反映了战争年代劳动妇女（下层妇女）的苦难生活，揭露了反动统治者的横征暴敛，塑造了她们的形象，歌颂了她们的爱国主义精神和自我牺牲精神；有的诗篇描写歌舞伎的生活，对这些不幸的妇女寄寓同情和尊重，对他们技艺给予赞赏和称道；有的诗篇对杨氏姐妹这些贵族妇女则进行了揭露和鞭挞。两相比较可以看出诗人爱憎分明，他的同情完全是在劳动妇女方面，反映了他的人道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具有较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是杜诗人民性的一个突出表现，在杜甫整个诗集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注释：

①②③④⑤ 《资治通鉴》第6891、6891、6919、6920、6973页。

⑥⑦ 王嗣奭：《杜陵》，第46—47、254页。

⑦ 《鲁迅全集》第5卷，第158页。

⑧ 王嗣奭语，转引自仇兆鳌《杜少陵集详注》，卷二十第98页。

⑨ 冯至：《杜甫传》第12页。